

白蕉先生号称“天下第一懒人”，他有一方长方形闲章，就刻此六字内容，常常钤于其作品之引首。我不太了解这“天下第一懒”，要懒到什么程度才算？记得《笑林广记》有一则广为人知的故事，说一妇人至懒，日用饮食皆丈夫操办，她只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而已。某日夫将远行五日，恐其懒作挨饿，乃烙一大饼，中挖一孔套在妇人颈项处，能供五日之食，才放心出门而去。及丈夫归，不料妻已饿死三日矣。原来她仅吃了嘴边近处的饼，其余则懒得转也。这当然是夸张的个案，说说罢了，若要当真，那么“天下第一懒”，必归此名下，白蕉肯定没法比。

不过，文人的懒，似乎是一种普遍现象。说得好听一点叫从容散澹，而实际上就近于好逸恶劳。譬如区区在下，勉强似也算个“半吊子”文人吧，然而与勤勉始终无缘，懒散却与生俱来。即便是作文写字，也总是得过且过，能拖则拖。干活之前，先要玩一盘棋，如果赢了，这叫“棋”开得胜，若是输了，那也是先抑后扬。凡事不拖到最后绝不会动笔，如果有一周的期限，那么前六天永远是酝酿和磨蹭；如果给一个月的期待，那必

十月花语

徐子芳

又是重阳。想长汀、一片飞歌，铁骨慷慨。当年战地今何在？但风雷激处、依旧昂扬。把酒骋怀，对窗远望橙黄。情深总与青春共，蓦然间，瑞景疏狂。念芳魂、曾抱枝头，还舞霓裳。

锦缠道·天竺葵

抱梦冰肌，引自他乡新识。故依恋、有家山迹，几经风雨胭脂色。一派娇容，染尽千人笔。淡云浸晚凉，翠微秋笛。态缠绵、艳惊难觅。看今宵、真个春情，画里蛾眉影，敢与荷花敌。

在秋日，润身和舒心，是形影不离的兄弟。这个秋天，我刚刚学会了八段锦，懂得了刻意的锻炼和无意的润身，才是生活中最直接的享受。随时扩展一下心胸，收回拳头再打出去，让身体在秋阳里如一棵落去叶子的大树。远足和近笑，会让你的身体灵动起来；读书和欣赏音乐，又会让你远离夏天的热燥；秋天里的美食和美景让你随时咀嚼世间的美好！身心融入自然，欣赏美景、品味美食得以思想升华，何必贪恋身体各项指标一时的高下？

我喜欢秋天，这是一个让人获得多重体验的季节。秋天，太阳好像一下子爽朗起来。去郊外走走，到朋友处转转，天地间氤氲着一股香气，最有益身心。每年秋天，我会默许自己放纵几天。远足、观景、摘果、看展、访友、读书、美食、静思、润身、舒心……秋天真好！

远足是必须的。可以到郊外走走，也可以到京外串串。秋阳很奇妙，把山川抚慰了一遍，叶子黄了，果实红了，山川赠送给旅游者的，就是数不尽的美景。秋天的远足，一切富有层次感，与海拔有关，与地理相伴，与太阳互动。去郊区看塔林，近处塔们清晰可见，远处雾气缠绕着群山。香山值得走几遭，沿着植物园向上的路，攀登过

会有二十九天的懈怠。正如一首《明日歌》所道：“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既然那么多，何妨再拖拖？梁实秋曾言：“人没有不懒的”，可以推给别人做的事，何必自己做？可以拖到明天做的事，何必今天做？一推一拖，懒之能事尽矣。但是，对于聪明和勤奋者而言，懒也并非一无是处，偶尔的偷懒，还会带来长时间的思考和变革，人类的进步从某种角度来看，正因天性之懒，才可能推动机器的革命、科技的发展。而大多数人应该清楚，伟大的发明，可能是由懒人提出，但要付诸于成功，还必须靠勤奋努力者完成。我们可以在努力和偷懒之间选择轮换，切不可直接选择“努力偷懒”。

年轻人如一味学懒或许并不可取，但才子名士的“懒”则往往别有趣，在紧张局促的生活节奏下，文人也确实需要“偷懒”而带来的松弛感。王维有一首《山中示弟》的五言诗，告诫其弟“莫学嵇康懒，且安原宪贫”，意即你可以像孔圣弟子原宪那样安贫乐道，但不能学嵇康的“疏懒成性”。可见“竹林七贤”嵇康的“懒”是天下闻名的，他可以一月多不洗头不洗脸，身上有虱

高阳台·菊花

旷世英姿，倾城洁色，秋容不负晚香。傲啸西风，满园粉蝶新忙。艳红淡白开烂漫，晓露凝，又是重阳。想长汀、一片飞歌，铁骨慷慨。

当年战地今何在？但风雷激处、依旧昂扬。把酒骋怀，对窗远望橙黄。情深总与青春共，蓦然间，瑞景疏狂。念芳魂、曾抱枝头，还舞霓裳。

去，有时气喘吁吁，有时觉得前身贴后身，登上山顶，顿生少年豪情，秋风一吹，爽朗朗的，真过瘾。看那两山如两乳，单矗在眼前的小山，秀美成一棵树。可以到产玉的地方挑几块石头，可以到丹霞地貌中留几笔丹青。沿着山脊线一点地点地向着远山走，走出一二十里，远山就成了近景。向山下一望，整个北京城，不过是一幅图画啊！水

秋阳爽身心

戴荣里

库碗着水，平平静静。偶尔有飞鸟鸣叫着飞过，如拽了阳光一下子，天地间的大美，让疲劳转为享受的眼神。

当然不要忘了访友。夏天里流汗，不想见人，朋友也不想见你。秋天一来，月饼一吃，朋友间的话语就多了起来，朋友见面真开心。见亲戚，会朋友，找同学，拜老师。如果有红颜知己，在秋阳被树叶筛碎的时光里，聊聊天，调侃两句也不错。秋天是适合倾诉的季节，像秋虫的鸣唱——悠然，清心而真诚。

读书是必须的。拿几本散文书，到秋阳下，感受那份不冷不热。秋阳是经历过世事沉浮的老

孔子不谈天道，谈天命。天道是自身的运动规律，而天命是天对地、对人而言的概念，与天道相关，但不相同。实际上孔子谈天命也不多，谈得较多的是单独一个命字。命，学者们说就是天命，但去掉天字，显然是凸显了人的命运。

关于命，孔子说过许多话，但没有定义。笔者总结归纳以下几条：一、命是客观存在，或者说天然的自在；二、命是神秘的，看不见，摸不着，具有无形的能量和能力；三、命规定了事物和人生发展的大方向、大趋势、大概率，是必然的规律；四、命通过具体的事或人，在具体的时空节点表现出来，现代哲学叫必然通过偶然表现；五、事物和人的内在品质、能量与外在作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命的运行。这种现代表达，与孔子的语境并不合拍，但笔者为了说清楚，不得已而为之；其中几点意思，与孔子思想有着或深或浅的关联。

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

子也无妨，照样扞虱而谈；平日躺着连厕所都懒得上，要憋到实在不行时才起身……古人这样或许可谅，今人若也如此，他人岂不要避之唯恐不及？想想也未必，曾经的“流浪大师”，才学做派与嵇康或可一拼，然旁人不但不避，反而趋之若鹜，天天粉丝如云。

民国文人中也不乏具有“懒散”风范的名士，如“四公子”之一袁克文。通常我们躺在床上看书听戏不稀奇，而袁二公子写字居然也躺在床上。由于他嗜烟如命，终日卧榻吞云吐雾，懒于起身。写字时也仰卧于床，令人把纸悬空拉住两端，他挥毫作书且笔力充沛，颇难想象。另一位个性独特的大牌学者黄侃赴中央大学任教时，仿佛是“降维”授课，居然事先约定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也不来，故人称“三



不来教授”。还有一位不记得是哪位教授了，懒于为学生的试卷评分，据说他评分时，将手中一叠卷子往前用力一抛，凭运气看远近，抛最远的就给“甲”，其次获“乙”，近处的就都打“及格”。而散文家梁遇春是个爱睡懒觉的才子，自诩为“无可救药的迟起大师”，他竭力推崇懒睡的好处，暗笑四周人们无谓的匆忙，不如唯我独尊地躺

着。林语堂曾说：“懒是一种哲学，是智者对匆忙世界的从容回应。”我觉得林先生说得太雅了，如果我为梁遇春的懒爱爱好找一条哲学依据，那就是罗素的名言：不要因为睡懒觉而感到自责，因为你起来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

其实在我看来，大多知名文人号称所谓的“懒”，都是一种自谦和自嘲，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说懒容易说勤难”，如果自称“天下第一勤”，那还得了，岂不是自己把自己顶上了“杠头”？这显然是不够明智的。恰早年作家李劫人，笔名“老懒”，而他“劫人”的意思就是谨慎的勤勉者，“懒”只是包装在外的一个假象而已。

那么回到“天下第一懒人”的白蕉先生，其实他也是玩了个“花招”。我们都知道白蕉除了书法之外，还独擅兰草竹石，看其逸笔草草，然风标独立，极具文人画之神韵。曾与高野侯、申石伽并称而得“白蕉兰、石伽竹、野侯梅”之美誉，画家唐云诗称白蕉画兰是“惊倒扬州郑板桥”，可见赞誉之高。当然，白蕉也不含糊，对自己的作品非常自信，他所谓的“天下第一懒人”，说穿了就是“天下第一画兰爱兰之人”。因为“懒”与“兰”谐音，说自己懒是“自谦”，夸自己的兰才是“自负”。所以，文人的话常常暗藏机锋，似是而非。但凡号称怎么“懒”的，既不可不信，亦不必全信。

秋天是进补的最佳时节，父亲又开始捣腾他柜子里的食材了。

秋日养生

责编：吴南瑶

子也。”（《尧曰》，本文引《论语》文字只注篇名）知命，是成为君子的先决条件。所谓知命，首先要懂得上述关于命的几个含义；其次是知道自己的地位、境遇之必然，也包括偶然，还要知道自己的使命、责任之当然，因而在实践中作出无愧无悔的选择和努力。

知命畏命与知其不可而为之

——“重读论语”之五

白子超

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为政》）。现在重读，尤其慨叹知天命之难。孔子是当时最博学又有大智慧的人，他知天命已届中年——四十岁“不惑”，思想、意志已经十分坚定、稳固，又过十年左右才知天命。那么，说当时绝大多数人都不知天命，说现在很多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天命，应该不是信口胡说。

孔子知命的一个有力证据，是他周游列国在匡地被围，生命



着。林语堂曾说：“懒是一种哲学，是智者对匆忙世界的从容回应。”我觉得林先生说得太雅了，如果我为梁遇春的懒爱爱好找一条哲学依据，那就是罗素的名言：不要因为睡懒觉而感到自责，因为你起来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

其实在我看来，大多知名文人号称所谓的“懒”，都是一种自谦和自嘲，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说懒容易说勤难”，如果自称“天下第一勤”，那还得了，岂不是自己把自己顶上了“杠头”？这显然是不够明智的。恰早年作家李劫人，笔名“老懒”，而他“劫人”的意思就是谨慎的勤勉者，“懒”只是包装在外的一个假象而已。

那么回到“天下第一懒人”的白蕉先生，其实他也是玩了个“花招”。我们都知道白蕉除了书法之外，还独擅兰草竹石，看其逸笔草草，然风标独立，极具文人画之神韵。曾与高野侯、申石伽并称而得“白蕉兰、石伽竹、野侯梅”之美誉，画家唐云诗称白蕉画兰是“惊倒扬州郑板桥”，可见赞誉之高。当然，白蕉也不含糊，对自己的作品非常自信，他所谓的“天下第一懒人”，说穿了就是“天下第一画兰爱兰之人”。因为“懒”与“兰”谐音，说自己懒是“自谦”，夸自己的兰才是“自负”。所以，文人的话常常暗藏机锋，似是而非。但凡号称怎么“懒”的，既不可不信，亦不必全信。

秋天是进补的最佳时节，父亲又开始捣腾他柜子里的食材了。

受到威胁，孔子慷慨宣告：“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来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孔子坚信，周文王的文化遗产就在自己这里，发扬它是自己有生之年的伟大使命，任何人都阻止不了。

知命畏命与知其不可而为之

——“重读论语”之五

白子超

孔子还提出，知命之后要畏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这里的畏，是崇敬、爱戴到了极点而产生内敛、谨慎、小心翼翼的心态，不是通常的害怕。此畏称敬畏，敬是主，畏为辅。孔子又有“后生可畏”（《子罕》）句，畏即尊重。对三畏进行理性分析，可以看到这是孔子对权威、秩序、规律、真理与道德的尊重和推崇，是对知命以后境界的进一步提升。孔子的

这是一本迟来的篆刻作品集——《裘国强朱迹》，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像一朵白云从容不迫地在申城的碧空飘过。与裘国强差不多同时出道的篆刻家中，不少人早将丹心朱迹付诸寒李。所以他身边的朋友也一再催促他编一本，他总回以浅浅一笑，不急的，不急的。唐云先生也早在三十多年前为他题写了书名，这是给他预设的人生目标。漱石枕流，磨杵成针，一名优秀篆刻家应有足够的定力。

裘国强小我一岁，1978年毕业于上海工艺美术学院，1981年入上海青年宫篆刻班学习，1985年加入上海书法家协会。青年宫的篆刻班是特殊时期终结后的拨乱反正，又沿袭了一种有效的人才培育机制，授课老师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从青年宫走出来的佼佼者，比如徐云叔、陈茗屋、汤兆基等。若干年后，在篆刻班接受系统性理论学习和实操训练的二十多名学员都成了上海印坛的中坚。

其实，裘国强对篆刻艺术的兴趣在中学生时代就形成了。他就读的中国中学是一座积淀深厚的名校，在当时也是上海唯一一所接待外宾参观的窗口单位。教育改革的成果需要从多个方面来展示，于是经常出黑板报、初具小帅哥模样的裘同学就被老师看中，进进学校里的书法班。笔颖在握，不免对篆刻有所染指，裘同学就用削铅笔的小刀刻出了艺术人生的第一方印章。如今，同学少年都不贱，但成为篆刻家的只有他一人。

后来机缘巧合，被裘国强认为师尊的陶为泓先生将他引荐给钱君匋先生，正式拜师，列入门墙。忆及钱门问学，裘国强更深的感受来自老师“功夫在诗外”的广博绚丽，先是对呈送习作积极肯定，然后像是与同道商量似的提出建议，最后仙人指路般地提示一二。恰似春风拂面，又如醍醐灌顶，钱师循循善诱的儒雅风格，也影响了裘国强的性格养成。另一位篆刻大家叶潞渊先生对裘国强也亲近而熏炙，在整体把握和细节刻画上给予了具体指导，甚至将视若拱璧的赵之谦原拓印谱借给他临摹。如饥似渴的裘国强在资讯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还手抄过一本钱、叶二人合作编著的《中国玺印源流》。

毕业后裘国强进入长江刻字厂玉雕车间，如今他对各种精粗、坚硬印材都无所畏惧，所向披靡，就得益于这段时间的吃萝卜干饭。后来，不管职业岗位如何变，他痴心无悔的就是一柄小刀，春耕秋收，于方寸之间营建一个个的美丽新世界。

我手里的这本《裘国强朱迹》，装帧清丽，版式古雅，精选了大约三百件作品，时间跨度长达四十年。每一方俱是上溯秦汉、下及明清、业精于勤、不懈求索的心血结晶，也是美好记忆的留存。第一方是临摹陈巨来的“银屏昨夜微寒”，昭告天下“我从哪里来”，这是国强兄的坦诚与自信。一方“玄人”，是由两个圆圈部分叠加构成框架，于简洁对称的结体中打开广阔的想象空间，这方印与“方广”“不动”“妙义”“信力”等一起，都是早年老师布置的回家作业。一方“百岁后作”，为张大千学生伏文彦先生百年华诞之禧所作，“百岁”二字取法于陈巨来为张大千、李秋君所镌的“百岁千秋”，这也是国强兄对前辈大师的致敬。

鸟篆蒙“守愚”也有故事，那是国强兄在日本大阪举办个人作品展时的展品，结果被一位日本和尚法眼相中，以相当于国强兄当时月薪十五倍的高价结缘，想必印文深深契合了那位僧人的心境。国强兄平时不苟言笑，但不等于他没有幽默细胞，集子里有一方钱币章，“孔方兄”造型的这种图式一般被人设计成“唯吾知足”四字，但他却刻了“艺无止境”，金钱与艺术究竟是二律反背，还是能够取得平衡，这个问题就交给大家思考吧。

人生主张，也就是孔子确立的君子人生观，敬畏之心堪当支柱。

现在说“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这是鲁国都城一个守门人讥讽孔子的话，如今已成为公认的千古名言。因为，守门人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褒或贬孔子的人都没有的视角，对孔子进行了精当的描述和概括。孔子深知当时（春秋末期）周公之道已不可行，但他不甘心，仍以宣扬礼乐文化为己任，有生之年从未停息。

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否能用今之俗语“不认命”代替似乎不可。《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认命，“承认不幸的遭遇是命中注定的（迷信）”，那么不认命就是不承认命中注定。然而，学术界公认：在孔子心目中，世之不可为是命，是客观的必然；而我之不可不为亦是命，使命，是主观的当然。

两千五百年前之孔子关于人的命运的认识，是否仍然能够给予我们以启迪？

这是一本迟来的篆刻作品集——《裘国强朱迹》，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像一朵白云从容不迫地在申城的碧空飘过。与裘国强差不多同时出道的篆刻家中，不少人早将丹心朱迹付诸寒李。所以他身边的朋友也一再催促他编一本，他总回以浅浅一笑，不急的，不急的。唐云先生也早在三十多年前为他题写了书名，这是给他预设的人生目标。漱石枕流，磨杵成针，一名优秀篆刻家应有足够的定力。

裘国强小我一岁，1978年毕业于上海工艺美术学院，1981年入上海青年宫篆刻班学习，1985年加入上海书法家协会。青年宫的篆刻班是特殊时期终结后的拨乱反正，又沿袭了一种有效的人才培育机制，授课老师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从青年宫走出来的佼佼者，比如徐云叔、陈茗屋、汤兆基等。若干年后，在篆刻班接受系统性理论学习和实操训练的二十多名学员都成了上海印坛的中坚。

其实，裘国强对篆刻艺术的兴趣在中学生时代就形成了。他就读的中国中学是一座积淀深厚的名校，在当时也是上海唯一一所接待外宾参观的窗口单位。教育改革的成果需要从多个方面来展示，于是经常出黑板报、初具小帅哥模样的裘同学就被老师看中，进进学校里的书法班。笔颖在握，不免对篆刻有所染指，裘同学就用削铅笔的小刀刻出了艺术人生的第一方印章。如今，同学少年都不贱，但成为篆刻家的只有他一人。

后来机缘巧合，被裘国强认为师尊的陶为泓先生将他引荐给钱君匋先生，正式拜师，列入门墙。忆及钱门问学，裘国强更深的感受来自老师“功夫在诗外”的广博绚丽，先是对呈送习作积极肯定，然后像是与同道商量似的提出建议，最后仙人指路般地提示一二。恰似春风拂面，又如醍醐灌顶，钱师循循善诱的儒雅风格，也影响了裘国强的性格养成。另一位篆刻大家叶潞渊先生对裘国强也亲近而熏炙，在整体把握和细节刻画上给予了具体指导，甚至将视若拱璧的赵之谦原拓印谱借给他临摹。如饥似渴的裘国强在资讯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还手抄过一本钱、叶二人合作编著的《中国玺印源流》。

毕业后裘国强进入长江刻字厂玉雕车间，如今他对各种精粗、坚硬印材都无所畏惧，所向披靡，就得益于这段时间的吃萝卜干饭。后来，不管职业岗位如何变，他痴心无悔的就是一柄小刀，春耕秋收，于方寸之间营建一个个的美丽新世界。

我手里的这本《裘国强朱迹》，装帧清丽，版式古雅，精选了大约三百件作品，时间跨度长达四十年。每一方俱是上溯秦汉、下及明清、业精于勤、不懈求索的心血结晶，也是美好记忆的留存。第一方是临摹陈巨来的“银屏昨夜微寒”，昭告天下“我从哪里来”，这是国强兄的坦诚与自信。一方“玄人”，是由两个圆圈部分叠加构成框架，于简洁对称的结体中打开广阔的想象空间，这方印与“方广”“不动”“妙义”“信力”等一起，都是早年老师布置的回家作业。一方“百岁后作”，为张大千学生伏文彦先生百年华诞之禧所作，“百岁”二字取法于陈巨来为张大千、李秋君所镌的“百岁千秋”，这也是国强兄对前辈大师的致敬。

鸟篆蒙“守愚”也有故事，那是国强兄在日本大阪举办个人作品展时的展品，结果被一位日本和尚法眼相中，以相当于国强兄当时月薪十五倍的高价结缘，想必印文深深契合了那位僧人的心境。国强兄平时不苟言笑，但不等于他没有幽默细胞，集子里有一方钱币章，“孔方兄”造型的这种图式一般被人设计成“唯吾知足”四字，但他却刻了“艺无止境”，金钱与艺术究竟是二律反背，还是能够取得平衡，这个问题就交给大家思考吧。



山中白云

沈嘉禄